

板禮記大全

漢書門
類號一八九
函架三八
冊三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一八九
冊三〇
函架三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91
冊數	30 (4)
函號	274 1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卷之四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
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淺草文庫

此言送殯遣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
得稱君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十九為長
殯。此殯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

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椁內四隅不容大為乏也禮中殯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殯及庶殯並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

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今按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采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二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弔於宮於其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孝子攀號不忍

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入。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也。

季武子寢疾，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僇音橋。固音脫。

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僇，固，人姓名。點字皙，曾子父也。武子寢疾之時，僇固適有齊衰之服，遂杖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亡。

紼フツ

引ハ引ク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

以方。○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

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從柩

至下柩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引者長遠

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

惟撥舉不長遠也。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

以道也。道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弔柩者至下柩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

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字如

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

喪家若無主後必使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

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

拜亦可也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

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賈尚書宮受弔不如祀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葬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弔之若齊侯哭敵無存之類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字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

祖免音問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

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
 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
 者冠尊不居肉祖之上必先去世冠而加免故凡哭
 哀則踊踊必先祖祖必先免故祖免哭踊也夫入
 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嚴陵方氏曰
 以其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
 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歟
 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
 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齋衰而往哭之或

曰齋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平聲哉
 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
 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

而已哉。今詳此意。祖以交義。陰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虐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為尊。故傳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讀為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
 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為之服出嫁姊妹
 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
 妻而以為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天
 功為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
 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
 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
 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
 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
 為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
 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
 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

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去聲人無

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

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何事正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為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乎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去聲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亡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為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去聲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

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為公子繫字子鞮故讀顯為鞮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况於仁乎。觀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霸。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為。特受之於舅。犯而已。使自得於天。豈非由於人。授推。是以為國。則一語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說哉。

唯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惟自此以後。人皆倣之。

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張子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惟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過。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臨川吳氏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為之節。使哀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

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愛親

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

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

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

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此是為盡故

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固所以有禱祠之禮也

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神守其

幽則幽者鬼神之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

又故曰望反諸幽南為陽有明之義北為陰有幽

之義故曰北

面求諸幽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

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嚴陵方氏

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

之泣鼻之涕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為甚爾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

爾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
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曰弗忍心虛則無致死之不忍
不以世食道則無致生之不忍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

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

焉耳

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

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殯坎之東疏

云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

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

一尺也終幅一尺也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

名敬之而盡其道曰愛曰敬非虛文也

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盡也○季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懸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所以為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

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
 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
 而已耳。臨川吳氏曰。虞以前親喪未及奠而不謂
 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禮
 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
 拊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足祭祀之禮。其祭
 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故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
 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享而然
 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槩喪主於哀
 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
 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辟婢亦反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踊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我

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
 踊九跳。為一節。士三白。有三次踊。大夫四白。五踊。
 諸侯六白。七踊。天子八白。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上聲飾去美也。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

節也。

踊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哀情之變
 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

多端惟袒而枯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

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

之限節也嚴陵方氏曰有節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

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

故曰溫哀之變也經曰溫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

斯踊蓋謂是矣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

人弁而葬殷人哱火羽而葬

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塋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

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緇素為弁

如爵弁之制以為為環經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

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嚴陵方氏曰與神交

之道則必主乎敬夫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

於塋下小斂於中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袒於庭

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也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

也

疏曰親喪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歆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歆者謂未殯前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

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

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方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實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

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音而弔周及哭而弔孔子曰殷已ハナク

慤音吾從周

殷之禮寔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為兼盡故欲從周也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

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而弗見也入室文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葬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也葬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慤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北方北首二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嚴陵方氏曰南

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為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為尸。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

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尸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為親之託體於此也。舍讀為釋。奠者置也。釋

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始死小歛大歛朝夕朔月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

哭之祭乃吉祭故也。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

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後敢成奠反之禮也。故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白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

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儕祔尔于尔皇祖某甫
 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
 某甫以儕祔尔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
 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
 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
 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音至於祔必於是日
 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
 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
 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
 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祔
 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
 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
 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

不怠於鬼其親也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

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

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丞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乃有兒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

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丞嘗禘馬不立主

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

此孔子所以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

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

其壁茢若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

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殺之

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

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

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

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
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
固為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
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未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

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
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
則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
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

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入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入。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入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為

軍也。束章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備。則有面自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嚴陵方氏曰喪之為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於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

聲去 聲去 聲去

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

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我首不

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衰公之曾孫為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

孟子言三有禮則為之服冠讐何服之有與此章

意似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取古者進人以禮進之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擁之唯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及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

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故子武

伯之子各捷。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上如字 下音嗣

三臣仲孫叔孫垂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

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

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廬陵胡氏曰食食
不食粥非也。禮小
祥則飯
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

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歛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歛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反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者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晏子焉知禮

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

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遺車也。大夫以上皆大牢。士少牢。一包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三個。大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遺車一乘則載二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嚴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為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為不知禮。則二子所為。雖不同。其為不知禮一也。然以下禮與其奢也。寧儉。言言之。則晏子之失猶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奠。男子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

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

曰噫母無曰我喪也斯去聲沾音現爾專之賓為音

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音

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入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入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

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

斯盡也沾讀為覘此記禮之變嚴陵方氏曰禮之

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巳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音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

子曰知禮矣

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嚴陵方氏曰經

日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

矣夫

以為賢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
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有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絜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絜衣何為。

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聲之矣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壹者

專一之義猶常也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

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衰經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戒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音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婢亦。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愠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愠三字。今亦未敢從。○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味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愠凡喜怒哀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

間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為憂戚。憂戚轉深，因發歎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俛啼歔咲。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

孫氏曰：當作入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此所謂孺子慕者之

真情也。舞蹈辟踊皆本此情。聖人於是為之節。

曰：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我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於味，味不至於舞，舞不至於愠，愠不至於踊。此所以微情唯有文。故制絞衾設妻妾，以使弗惡。脯醢之奠，遺而行之。葬而食之，使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理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

絞音衾音設音妻音妾音為音使音人音勿音惡音也

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大古無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之初意。止為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萋萋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廬陵胡氏曰。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

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

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此言也。音也

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

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

制禮以來。未聞有舍而不為者。為此則報本反始

之思。自不能已矣。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

其深意蓋如此。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

足以為禮之疵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

不_レ普_レ彼_レ使_去於_二師_一夫_レ差_レ謂_レ行_レ人_レ儀_レ曰_レ是_レ夫_レ也
喜_レ友_レ使_去於_二師_一夫_レ差_レ謂_レ行_レ人_レ儀_レ曰_レ是_レ夫_レ也
多_レ言_レ益_レ嘗_レ問_レ焉_レ師_レ必_レ有_レ名_レ人_レ之_レ稱_レ斯_レ師_レ也
者_レ則_レ謂_レ之_レ何_レ

魯_ノ哀_ノ公_ノ元_ノ年_ノ吳_ノ師_ノ侵_ス陳_ス斬_ス祀_ス伐_ス祠_ス祀_ス之_ス木_ス也_ス殺_ス厲_ス殺_ス
殺_ス疫_ス病_ス之_ス人_ス也_ス太_ス宰_ス行_ス人_ス皆_ス官_ス名_ス夫_ス差_ス吳_ス子_ス名_ス是_ス
夫_ス猶_ス言_ス此_ス人_ス指_ス豁_ス也_ス多_ス言_ス猶_ス能_ス言_ス也_ス益_ス何_ス不_ス也_ス嘗_ス
試_ス也_ス師_ス必_ス有_ス名_ス者_ス言_ス出_ス師_ス伐_ス人_ス必_ス得_ス彼_ス國_ス之_ス罪_ス以_ス

顯_カ我_カ出_ス師_ス之_ス名_ス也_ス今_ス衆_ス人_ス稱_ス我_ス此_ス師_ス謂_ス之_ス何_ス名_ス乎_ス

太_ス宰_ス豁_ス曰_ス古_ノ之_ノ侵_ス伐_ス者_ス不_ス斬_ス祀_ス不_ス殺_ス厲_ス不_ス
獲_ス一_ス毛_ス今_ス斯_ス師_ス也_ス殺_ス厲_ス與_ス聲_ス其_ス不_ス謂_ス之_ス殺_ス
厲_ス之_ス師_ス與_ス曰_ス反_ス爾_ス地_ス歸_ス爾_ス子_ス則_ス謂_ス之_ス何_ス曰_ス
君_ス王_ス討_ス敝_ス邑_ス之_ス罪_ス又_ス矜_ス而_ス赦_ス之_ス師_ス與_ス有_ス
無_ス名_ス乎_ス

二毛班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畧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豁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

○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宰豁。如何鄱陽胡氏曰按

豁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之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豁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

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猶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棺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

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

世子聽於冢宰三車

言乃謹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

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

必稱群后以別之也

知聲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季調侍

鼓鐘杜蕢音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
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去聲斯又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向坐飲之降而
趨出

知悼子晉大夫名瑩平公晉侯處也凡三酌者既
罰一字又自罰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

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賁言樂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在堂，在殯也。况君於卿大夫

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

音供

又敢與去聲知防是以飲之也

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

洗而揚觶音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

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

舉

揚觶舉觶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其

過既命蕢以酌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

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

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傳作屠蒯文亦不

同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

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歛往用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蕢叔

弓之卒隱公不與歛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人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數鍾

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說之也非杜蕢不能既平公之過於群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

蕢之善於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為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人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終於不可見尊亥唐

而終於不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義者。蓋亦勉強之而已。左傳謂屠蕢責樂土以不聰。責。厥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筆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政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為過矣。

公救文子卒。其子戌文請謚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謚。所以代其

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去聲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

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石駘音答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

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

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

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

也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蓋溺於利而

忘義蔽於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遠篤於義而不謀利專於禮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

人事必然之理哉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

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必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王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

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有知也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后陳子亢音剛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

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去聲死無以

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
孝。歛首足形還音，葬而無槨，稱其財，斯
之謂禮。

世固有_リ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
羨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
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葬說見上篇。長樂陳
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之。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
以葬之，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以
牲不足以為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醢醢百瘞不

足以為禮。若然則富者不足於貧者，不足於傷。要在
自盡而已。嚴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粟之其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及其國。

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羈所以絡馬勒。所以輕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晉文公之賞從亡。而歸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不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適。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歐陵方氏曰。獻公之及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於從已之昭。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

當祭必告。公丹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

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楮之。與之邑。喪氏

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

母變也。

以衣服贈死者曰襚。喪縣潘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音干昔寢疾屬音燭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

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

又同棺乎。弗果殺。

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記者善尊

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長樂陳氏曰。君子將

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焚。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包之道。以教子。魯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聲。鬻仲尼

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為魯卿。垂齊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殷謂之彤。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

禮記卷之六

四十六

人以為非禮。○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為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出詩緝簡考註。○愚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盪文夫人。

禮記卷之六

四十六

四十六

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我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據此則萬舞信為武舞矣。呂氏豈偶忘之耶？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釋而巳。猶者可。以巳之辭。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

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輸氏若名。為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

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筮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綽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

入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

形如天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

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疏曰：嘗，試也。言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誰有強逼於爾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

巧豈於爾有所病。假言畢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下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應氏曰：周衰禮廢而諸侯僭天子。故公室之寔棺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寔棺視桓楹。其陵替承襲之弊，有自來矣。

戰于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矛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戰于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

為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禹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歛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隣之童子汪錡者。皆往鬪而死於敵。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

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
以成人可也。汪疇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遇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

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也。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石諸射之斃一人報暢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

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孔子曰殺入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一年子手弓而可為句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張弓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

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入也○疏曰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禮獻鄉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此謂凡常戰士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

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長樂陳氏在左

大義而忘已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已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馬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掩其目其所不忍仁也君之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止殺虧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與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不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音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音去聲

使之襲

曹伯之卒魯成公十三年也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不知禮也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上聲之一巫先拂柩荆人悔去聲之

荆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

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
 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
 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
 以雪耻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
 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
 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
 屈趙主以生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
 而有姑蘇之耻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
 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

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
 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為
 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
 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劉氏曰左傳註云
 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
 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
 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
 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

皆可疑。如彼註言禮椒為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為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為正使得仇怨為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友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

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
宮而受弔焉

哀公魯君。辟於路。辟讀為闢。謂除闢道路以畫宮。

室之位而受弔也

曾子曰：「賈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

莊公襲莒，莒子奪之。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

於路而哭之哀。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襲者以輕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為允。故讀奪為允。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禮記卷之五十五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左傳言齊侯弔

諸其室。嚴陵方氏曰：與人交於喪，不欲其至。若夫

而也。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賈尚不知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

禮記卷之五十六

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

曰天子龍輅音而棹幃音諸侯輅而設幃

為榆音沈音故設撥音二臣者廢輅而設撥

竊禮之不中音者也而君何學音馬音

黃哀公之少子舊說以撥為紼未知是否二臣魯

之三家也顏柳言天子之殯用輅車載柩而畫轅

為龍棹幃者叢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前言加斧

于棹上是也諸侯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有幃

而無棹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

引車不澁滯也今三家廢輅不用而猶設撥是徒

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為

輅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

撥以發之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

撥三臣既知輅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

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

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

儒以為紼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
否闕乏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

妾亦以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

妻我

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弱情之舉。文過之辭。
○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為貴
妾總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

劉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
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為
衰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為成宰時

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
 不以是棄予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
 何也。以我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
 乎為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下端。然出於誠心
 非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
 以不仁不怨之說則甚矣。豈有賢如子臯而有是哉
 仕而未得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馬曰
 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為士未賦廩祿
 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
 皆與群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
 此則與群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
 ○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
 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得祿者。若孟子之在
 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
 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貢上之辭
 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

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虞而立戶有凡筵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戶以象神也筵席也木歛之奠雖有席而無凡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卒哭而諱其名蓋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

已語辭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

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周禮木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于宮也其令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

門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

徵言徵不言在。

二名二字為名也。此記避諱之禮。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顯也。

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

纍音高鞶音高鞶音高鞶音高

纍甲衣。鞶方衣。甲不入纍。方不入鞶。示再用也。

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

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

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乘矣。赴車。告赴於國

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為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

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

初ニテ入ル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註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平聲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

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音志之苛

政猛於虎也

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

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壹似重有

憂者言甚似重疊有憂苦者也而曰乃曰也虎之

殺人出於倉卒之不免苛政之害雖未至死而朝

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為愈此所以猛於虎

也為人上者不知此哉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

政之害人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深宮固
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
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

也。揚雅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
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音請見之。而
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
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

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
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
誠懇之心。以泣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見之。乃曰不可者。
蓋古者不為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
已。夫已止也。不強其所不願也。有心之固結。不若

無心之感乎。其言甚正。但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
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
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於殷周耳。長樂陳氏曰黃
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二幣豈
以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哀公之於
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
而曰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壘墓之間社稷
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
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
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
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備敬信以
感民而巳。論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
莊則敬與此同義。○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
下也以禪周之得天下也以爭禪則出於自然故
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夫壘墓之間民之自哀

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
之自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
民之畔。會雖作而反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其
於疑也。畔其言未足為甚。疑者衆於是為甚焉。禮
義忠信誠懇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
以誓會而巳。苟無是心以泣之則結之者雖固。民
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唯其結之
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泣之則無所結也
亦不可解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
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

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贏博齊二邑名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

封如去聲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

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

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夫

乎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為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為命者。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遊魂為變之無方也。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於既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愍傷離訣之

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辭而不為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

石梁王氏曰：還與環同。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
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王於邾君
侯王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
氏以玉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來即行含禮也
○疏曰凡行含禮未歛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
以上即使人含若歛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
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
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石梁王氏曰坐當訓
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音則易音于

則于音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邾之有司拒乏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
其事簡易則行入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
大則行入君廣大之禮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
人臣來而欲行入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
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

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
 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
 祖

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
 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為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
 亦不敢遺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且言昔者我
 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
 言自言其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

我非譎詐者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知
 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
 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
 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
 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
 得哭之於廟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歛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日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

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

嚴陵方氏曰喪杖履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特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

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棹周焉。亦奚以多木為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勿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

音 餽 之有餓者蒙袂輯屨屨貿貿然來黔

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

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

平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歛其足。言困憊而行蹇

也。賈賈重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問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廬陵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臨川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

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

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屋

洿其宮而瀕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

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

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

疏曰。豬是水聚之名。石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為是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音原
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
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諸大夫發禮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輪困高
大也與與爛衆多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
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
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
所答善於禱也○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
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
夫文子父祖也○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祀歌
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
仲尼之畜詳六反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

也。敝帷不棄為理馬也。敝蓋不棄為理

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

毋使其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方

氏曰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

身以為障蔽者也。大馬之畜於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理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闈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

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

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

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内霤，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闈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闈人辭，或當再請於闈，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

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名為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覘

闕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

賞之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
致力之義微無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雖以子罕
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
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

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
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矣前說為是

一人之疽而隣敵莫抗一段煩裹一人之瘡而西卷
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
抵戰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
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於
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孔
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
之仁不可為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
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
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
當者信矣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
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
能當之故曰治國不能侮寡寡而况於士民乎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

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嚴陵方氏曰君以葬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

椁原壤登采曰父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

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音然然夫子為

弗聞也者而過之從去聲者曰子未可以已

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

者毋失其為故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
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
法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
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
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不要管他却非
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
而叩其夷踞之脛則壤猶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
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
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

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
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
者矣○**劉氏曰**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
治之椁木而言父矣我之不託與於詠歌之音也
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
之拳言沐椁之滑膩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
伴為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無禮疑夫子
必當已絕其交故問曰子未當已絕之乎夫子言
為親戚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也為

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故舊之好也此聖

人隱惡全交之意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

夷侯而畧於喪歌者夷侯禮之
路也人道不可不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以不為過親
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
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
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
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下
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性以矯世未必
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
門此夫子所以有以時而抑揚與

趙文子與叔譽觀平九原文子曰死者如

可作也吾誰與歸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而
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
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
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
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

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為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

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啍啍，然如不出諸其口。

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然謹卑怯弱之貌。訥訥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其口。似不能言者。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管鍵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為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友之實。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度索之至。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繩為不足。

則友於一國。以一國為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為可與歸。文子則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子之愈。蓋太剛則易折。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非為之。其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謀諸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人於仁智為不足。武子於仁智義則兼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為足以勝大事。其言訥訥。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辨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入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樂奏肆夏。自文子始。其者。猶如此。而謂生不計。借交利何也。蓋奢在己。交利在人。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

衣音衰而繆音經叔仲衍以告請總音衰音

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

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

經一股。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

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

為舅著齊衰而首服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

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

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為然乃請於衍

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又答云昔者吾喪姑

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

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嚴陵萬氏曰子柳

愚婦人之所為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

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而追况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魯邑名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宋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蠶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實乎綏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為范之冠也。為喙而已。兄死者必為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臯之風者，悍夫懦。故凡之死，有昔不為衰者，而今為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者得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揚綰相而有戒駱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耳。蠶績范冠之誥，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

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為怒，而以克敬為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子春曾子弟子，矯為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矣。此所以悔也。

歲旱，穆火名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

吾欲暴冠而奚若。

左傳註云。尪者瘡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者。冀天
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震母乃

不可與平聲

此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巫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

母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甚迂闊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

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

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豈不聞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為可則亦已疏矣。長桑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宜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不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

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祔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禮記大全卷之四終

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此以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此以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此以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此以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此以對出大令要之四卷

對出大令

慶應元年



